宋高僧傳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三

宋高僧傳
卷第十四

卷第十五

宋高僧傳卷第十四

明律篇第四之一〈(正傳二十人附見五人)〉

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〈(大慈)〉

釋道宣，姓錢氏，丹徒人也，一云長城人。其先出自廣陵太守讓之後，洎太史令樂之撰《天文集》占一百卷。考諱申府君，陳吏部尚書，皆高矩令猷，周仁全行，盛德百代，君子萬年。母娠而夢月貫其懷，復夢梵僧語曰：「汝所妊者即梁朝僧祐律師，祐則南齊剡溪隱嶽寺僧護也。宜從出家，崇樹釋教」云。凡十二月在胎，四月八日降誕。九歲能賦。十五厭俗，誦習諸經，依智頵律師受業。洎十六落髮，所謂除結，非欲染衣，便□日嚴道場。弱冠，極力護持，專精克念，感舍利現于寶函。隋大業年中，從智首律師受具。武德中依首習律，纔聽一徧，方議修禪。頵師呵曰：「夫適遐自邇，因微知章，修捨有時，功願須滿，未宜即去律也。」抑令聽二十徧，已乃坐山林，行定慧，晦迹於終南倣掌之谷。所居乏水，神人指之，穿地尺餘，其泉迸涌，時號為白泉寺。猛獸馴伏，每有所依，名花芬芳，奇草蔓延。隨末徙崇義精舍，載遷豐德寺。嘗因獨坐，護法神告曰：「彼清官村，故淨業寺，地當寶勢，道可習成。」聞斯卜焉，焚功德香，行般舟定。時有群龍礼謁，若男若女，化為人形。沙彌散心，顧盼邪視。龍赫然發怒，將搏攫之，

尋追悔，吐毒井中，具陳而去。宣乃令封閉，人或潛開，往往煙上。審其神變，或送異花一奩，形似棗花，大如榆莢，香氣馥馞，數載宛然。又供奇果，季孟梨柰，然其味甘，其色潔，非人間所遇也。門徒嘗欲舉陰事，先是潛通，以定觀根隨病與藥。皆此類者。

有處士孫思邈嘗隱終南山，與宣相接，結林下之交，每一往來，議論終久。時天旱，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祈雨，詔有司備香燈供具。凡七日，池水日漲數尺，有老人夜詣宣求救，頗形倉卒之狀，曰：「弟子即昆明池龍也。時之無雨，乃天意也，非由弟子。今胡僧取利於弟子，而欺天子言祈雨。命在旦夕，乞和尚法力加護！」宣曰：「吾無能救爾，爾可急求孫先生。」老人至思邈石室，冤訴再三，云：「宣律師示我，故敢相投也。」邈曰：「我知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，能示余，余乃救爾。」老人曰：「此方上界不許輒傳，今事急矣，固何所恪。」少選，捧方而至。邈曰：「爾速還，無懼胡僧也。」自是池水大漲，數日溢岸，胡僧術將盡矣，無能為也。

及西明寺初就，詔宣充上座。三藏奘師至止，詔與翻譯。又送真身往扶風無憂王寺。遇勅令僧拜等，上啓朝宰，護法又如此者。撰《法門文記》、《廣弘明集》、《續高僧傳》、《三寶錄》、《羯磨戒疏》、《行事鈔》、《義鈔》等二百二十餘卷。三衣皆紵，一食唯菽。行則杖策，坐不倚牀，蚤蝨從遊，居然除受，土木自得，固己亡身。嘗築一壇，俄有長眉僧談道，知者其實賓頭盧也。復三果梵僧禮壇讚曰：「自佛滅後，像法住世，興發毗尼，唯師一人也。」乾封二年春，冥感天人來談律相，言鈔文輕重，儀中舛誤，皆譯之過，非師之咎，請師改正。故今所行著述，多是重修本是也。又有天人云：「曾撰《祇洹圖經》，計人間紙帛一百許卷。」宣苦告口占，一一抄記，上下二卷。又口傳偈頌，號《付囑儀》十卷是也。貞觀中，曾隱沁部雲室山，人睹天童給侍左右。於西明寺夜行道，足跌前階，有物扶持，履空無害。熟顧視之，乃少年也。宣遽問：「何人中夜在此？」少年曰：「某非常人，即毗沙門天王之子那吒也，護法之故，擁護和尚，時之久矣。」宣曰：「貧道修行，無事煩太子。太子威神自在，西域有可作佛事者，願為致之！」太子曰：「某有佛牙寶掌雖久，頭目猶捨，敢不奉獻。」俄授于宣，宣保錄供養焉。復次，庭除有一天來礼謁，謂宣曰：「律師當生覩史天宮」，持物一苞，云是棘林香。爾後十旬，安坐而化，則乾封二年十月三日也，春秋七十二，僧臘五十二。累門人窆于壇谷石室，其後樹塔三所。高宗下詔，令崇飾圖寫宣之真相。匠韓伯通塑繢之，蓋追仰道風也。

宣從登戒壇及當泥曰，其間受法傳教，弟子可千百人。其親度曰大慈律師、授法者文綱等。其天人付授佛牙，密令文綱掌護，持去崇聖寺東塔。大和初，丞相韋公處厚建塔於西廊焉。宣之持律，聲振竺乾，宣之編修，美流天下，是故無畏三藏到東夏朝謁，帝問：「自遠而來，得無勞乎？」欲於何方休息？三藏奏曰：「在天竺時常聞西明寺宣律師，秉持第一，願往依止焉。」勅允之。宣持禁竪牢，捫蝨以緜紙裹投于地。三藏曰：

「撲有情于地之聲也。」凡諸密行，或制或遮，良可知矣。至代宗大曆二年，勑此寺三綱：「如聞彼寺有大德道宣律師傳授得釋迦佛牙及肉舍利，宜即詣右銀臺門進來，朕要觀礼。」至十一年十月，勑：「每年內中出香一合，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，為國焚之禱祝。」至懿宗咸通十年，左右街僧令霄、玄暢等上表乞追贈。其年十月勑謚曰澄照，塔曰淨光。先所居久在終南，故號南山律宗焉。天寶元載靈昌太守李邕，會昌元年工部郎中嚴厚本，各為碑頌德云。

系曰：律宗犯即問心，心有虛實故。如未得道，起覆想說，則宜犯重矣。若實有天龍來至我所，而云犯重，招謗還婆羅漢同也。宣屢屢有天之使者或送佛牙，或充給使，非宣自述也。如遣龍去孫先生所，豈自言邪？至于乾封之際，天神合沓，或寫《祇洹圖經付囑儀》等。且非寓言於鬼物乎？君不見《十誦律》中諸比丘尚揚言，目連犯妄，佛言：「目連隨心想說無罪。」佛世猶爾，像季嫉賢，斯何足怪也。又無畏非開元中者，貞觀、顯慶已來莫別有無畏否。？

唐京兆恒濟寺道成傳

釋道成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居于天邑，演彼律乘。戒月揚光，圓而不缺；德瓶告實，滿而不傾。當顯慶中，敷《四分》一宗，有同霧市。時文綱律匠雖先依澄照大師，後習律文，乃登成之堂奧矣。又懷素著述，皆出其門。垂拱中，日照三藏譯《顯識》等經，天后詔名德十員助其法化，成與明恂、嘉尚同預證義。由是聲飛神甸，位首方壇，謂之梧桐多棲鳳鳥，謂之芳沚頗秀蘭叢。門生孔多，無過此集，然不詳終所。

系曰：成公與隋蔣州道成同號而異實，二者奚先？通曰：「隋成也精乎《十誦》，著述尤多，唐成也傳乎《四分》，譯講偕妙。然其撰集則開悟迷淪，究其翻傳則陶甄教道。譬猶後焰靡及乎前光，似寶或慙乎真寶，互有長短，用則無遺也。

唐京師崇聖寺文綱傳〈(名恪)〉

釋文綱，姓孔氏，會稽人也。曾祖範，陳都官尚書；祖禩，祠部侍郎；考頂坐逃海避隋，擇木歸舜，貞觀始拜尚乘直長，咸光復儒業，旁通釋教。是故綱也植宿根，從習氣。慈母懷孕，雜食棄捐。有婆羅門僧頭陀語其母曰：「若此男終紹三寶。」自爾每聞空中多異香，雜仙樂。及誕育之日，白鶴翔集，若臨視焉。比襁褓中，午後不受乳哺，猶堅持齋者。重齠，隨師訪道。十二出家，冠年受具。精慮苦行，專念息心，藜羹糗糧，麻衣草薦。操有彝檢，口無溢言。尋詣京兆沙門道成律師，稟毗尼藏。二十五講律，三十登壇。每勤修深思，凝視反聽，淨如止水，嶷若斷山。或風雨宴居，或晝夜獨得。故

能吉祥在手，不捨其缾，威德迎風，不絕於氣。出籠瘠鴈，坐致虛空，起屋下層，自然成就。惟甘露之滴口，喻利劍之傷人，慎之重之，廣矣至矣。由是八方來學，《四分》永流，請益者舉袂雲臨，讚歎者發聲雷駭。久視中，天作淫雨，人有憂色。綱愍之，乃端坐思惟，却倚屋壁。奄至中夕，欻爾半傾，唯餘背間，嶷然山立，識者以為得神通，因定力故。日月靈跡，幽明潛感，兆於集事，應乎遣言。左右怪之，綱曰：「夫真實無相，塵色本空。」正覺圓常，大悲湛定，不可取也。」是以一時法主，四朝帝師，同迦葉之入城，遇匿王之說戒，竹園門外別有沙彌，畢樹枝間廣聞鷄鳥。所以受潤者博，入見者深。萬病已痊，獲歡喜之藥；一心不染，解煩惱之繩。又恭承絲綸，京都翻譯，追論惠用，遠契如因，翹誠滿朝，檀施敵國，但依布薩，盡用莊嚴。累歷伽藍二十餘所，凡是塔廟，各已華豐。猶且刺血書經，向六百卷；登壇受具，僅數千人。至苦至勤，納無我之海；不寢不食，種無生之田。長安四年，奉勅往岐州無憂王寺迎舍利。景龍二載，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內道場行道，送真身舍利往無憂王寺入塔。其年於乾陵宮為內尼受戒。復於宮中坐夏，為二聖內尼講《四分律》一徧。中宗嘉尚，為度弟子，賜什物綵帛三千匹，因奏道場靈感之事。六月七日，御札題牓為靈感寺是也。諸寺辟碩德以□焉。夫其左禦宿，右上林，南臺終山，北池渭水，千門宮闕，化出雲霄，萬乘旌旗，天廻原隰。先天載睿宗聖真皇帝，又於別殿請為菩薩戒師，妃主環階，侍從羅拜。兜率天上，親聽法言；王舍城中，普聞淨戒。恩旨賜絹三千餘匹，綱悉付常住隨事修營，或金地繚垣，用增上價；或寶坊飛閣，克壯全模；或講堂經樓，舍利淨土；或軒廊器物，廚庫園林，皆信施法財，周給僧寶。方將示迷津，引覺路，濯熱火宅，拯溺毒流，而乃奄忽神遷，斯須薪盡，雖有應化，何其速歟！以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怡然長往，時春秋九十有二。其年九月四日，塔于寺側焉。聞哀奔喪，執紼會葬，香花幢蓋，緇素華夷，填城塞川，簪雲翳景，蓋數萬人。有若法侶，京兆懷素、滿意、承禮、襄陽崇拔、扶風鳳林、江陵恒景、淄川名恪等百餘人，咸曰：「智河舟遷，法宇棟橈而已哉！」有若弟子，淮南道岸、蜀川神積、岐隴慧顗、京兆神慧、思義、紹覺、律藏恒暹、崇業等五十餘人，並目以慈眼入於度門，金棺不追，灰骨罔答。乃請滑臺太守李邕為碑。邕象彼馬遷，法其班氏，以二人而同傳，必百行以齊肩。不忝懷素前，不慙宣師後，李北海題品，不其韙乎！

有淄州名恪律師者，精執律範，切勤求解，嘗廁宣師法筵，躬問《鈔序》義。宣師親錄，隨喜靈感壇，班名于經末，又附麗文綱之門也。

唐京師恒濟寺懷素傳〈(賓律師)〉

釋懷素，姓范氏，其先南陽人也。曾祖嶽，高宗朝選調為絳州曲沃縣丞。祖徽，延州廣武縣令。父強，左武衛長史，乃為京兆人也。母李氏夢雲雷震駭，因而娠焉。誕育

之辰，神光滿室。見者求占，此子貴極，當為王者之師傅也。幼齡聰黠，器度寬然，識者曰：「學必成功，才當逸格。」耳聞口誦，皆謂老成。年及十歲，忽發出家之意，猛利之性，二親難沮。貞觀十九年，玄奘三藏方西域迴，誓求為師。雲與龍而同物，星將月以共光，俱懸釋氏之天，悉麗著明之象。初尋經論，不費光陰。受具已來，專攻律部。有鄴郡法礪律師一方名器，五律宗師，迷方皆俟其指南，得路咸推其鄉導，著疏十卷，別是命家。見接素公，知成律匠。研習三載，乃見諸瑕，喟然歎曰：「古人義章未能盡善！」咸亨元年，發起勇心別述《開四分律記》。至上元三年丙子歸京，奉詔住西太原寺傍聽道成律師講，不輟緝綴。永淳元年，十軸畢功，一家新立，彈糾古疏，十有六失焉。新義半千百條也。傅翼之彪，搏攫而有知皆畏；乘風之震，砰輷而無遠不聞。所化翕然，所傳多矣。復著《俱舍論疏》一十五卷，《遺教經疏》二卷，《鈔》三卷，《新疏拾遺鈔》二十卷，《四分僧尼羯磨文》兩卷，《四分僧尼戒本》各一卷。日誦《金剛經》三十卷，講《大律》已疏計五十餘徧，其餘書經畫像，不可勝數。於本寺別院忽示疾，力且薾然，告秀章曰：「余律行多缺，一報將終。」時空中有天樂瀏亮，奄然而逝，俗齡七十四，法臘五十三。葬日，有鴻鶴遶塔悲鳴，至暮方散。

素所撰述，宗薩婆多。何邪？以法密部緣化地部出，化地從有部生，故出受體以無表色也。又斥二宗云：「相部無知，則大開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。南山犯重，則與天神言論，是自言得上人法也。」大抵素疏出，謂之新章焉。開元中，嵩山賓律師造《飾宗記》以解釋之，對礪舊疏也。又謂為東西塔律宗，因傳習處為名耳。大曆中，相國元公載奏成都寶園寺置戒壇，傳新疏，以俸錢寫疏四十本，《法華經疏》三十本，委寶園光翌傳行之。後元公命如淨公為素作傳。韋南康皋作靈壇，傳授毗尼新《疏記》，有承襲者，刊名于石。其辭酋麗，其翰兼美，為蜀中口實焉。

唐光州道岸傳

釋道岸，姓唐氏，世居潁川，是為大族。漢尚書令琳、司空珍、吳尚書僕射固、雍州刺史彬、涼鎮北將軍瑤之後也。永嘉南度，遷于光州，衣冠人物，暉映今古。岸生而不羣，少而奇□，爰在髫齔，有若老成。齒胄膠庠，侚齊墳典，猶恐聞見未博，藝業有遺。遂浮江淮，達洙泗，探禹穴，升孔堂，多歷年所矣。操翰林之鼓吹，游學海之波瀾，討論百家，商擢三教。乃歎曰：「學古入官，紆金拾紫，儒教也。餐松餌栢，駕鶴乘龍，道教也。不出輪迴之中，俱非柂喻之義，豈若三乘妙旨，六度宏功，緇銖世間，掌握沙界哉！」遂落髮出家，洗心訪道，一音克舉，四句精通。竪修律儀，深入禪慧。夜夢迦葉來為導師，朝閱真經，宛契冥牒。由是聲名籍甚，遠近吹噓，為出世之津梁，固經行之領袖。十方龍象，罔不師範焉；萬國鵷鸞，無敢詶對者。向若迴茲妙識，適彼殊途，

議才必總於四科，濟世雅符於三傑。有若越中初法師者，祕藏精微，罔不明練，道高寰宇，德重丘山。岸聞善若驚，同聲相應，乘杯去楚，杖錫遊吳。雲霧一披，鐘鼓齊振，期牙合契，澄什聯芳。由是常居會稽龍興寺焉。楊越黎庶，江淮釋子，輻輳烏合，巷少居人，罕登元禮之門，且覩公超之市。岸身遺纏蓋，心等虛空，不擇賢愚，無論貴賤，溫顏接待，善誘克勤，明鑑莫疲，洪鍾必應。皆窺天挹海，虛往實歸，其利博哉，無得稱也！時號為大和尚。登無畏座，講木叉律，容止端嚴，辭辯清暢，連環冰釋，理窟毫分，瞻仰者皆悉由衷，聽受者得未曾有。於是高僧大士，心醉神傾，捐棄舊聞，佩服新義，江介一變，其道大行。孝和皇帝精貫白業，遊藝玄樞，聞而異焉。遣使徵召，前後數介。然始入朝，與大德數人同居內殿，帝因朝暇，躬閱清言。雖天睠屢迴，而聖威難犯，凡厥目對，靡不魂驚，皆向日趨風，滅聽收視。岸人望雖重，僧臘未高，猶淪居下筵，累隔先輩。惜帝有輪王之位，不起承迎，以吾為舍那之後，晏然方坐。皇帝覩其高尚，伏以尊嚴，偏賜衣鉢，特彰榮寵。因請如來法味，屈為菩薩戒。師親率六宮，圍繞供養，仍圖畫於林光宮。御製《畫讚》，辭曰：「戒珠皎潔，慧流清淨，身局五篇，心融八定。學綜真典，觀通實性，維持法務，綱統僧政。《律藏》冀兮傳芳，象教因乎光盛。」比夫靈臺影像，麟閣丹青，功德義殊，師臣禮異。銓擇網管，統帥僧徒者，有司之任也。以岸盛德廣大，至行高邈，思徧雨露，特變章程。所歷都白馬、中興、莊嚴、薦福、罔極等寺，綱維總務，皆承勅命，深契物心，天下以為榮，古今所未有。中宗有懷罔極，追福因心，先於長安造薦福寺。事不時就，作者煩勞，勅岸與工部尚書張錫同典其任。廣開方便，博施慈悲，人或子來，役無留務，費約功倍。帝甚嘉之，頻邀賞錫，何間昏曉。

既荷天澤，言酬恩地，遂還光州，度人置寺。於是祇陀苑囿，欝起僧坊，拘鄰比丘，便為人寶，能事斯畢，夫何恨哉！江海一辭，星霜二紀，每懷成道之所，更迫鐘漏之期。遂去上京，還至本處。將申顧命，精擇門人，僧行超、玄儼者，是稱上足也。克傳珠髻之寶，俾賜金口之言，右脇而卧，示其泡幻也。以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八月十日滅度於會稽龍興道場，時年六十有四。海竭何依？山崩安仰？天人感慟，道俗哀號，執紼衣綅，動盈萬計。弟子龍興寺慧武寺主義海、都維那道融、大禹寺懷則、大善寺道超、齊明寺思一、雲明寺慧周、洪邑寺懷瑩、香嚴寺懷彥、平原寺道綱、湖州大雲寺子瑀、興國寺慧纂等，秀稟珪璋，器承磨琢，荷導蒙之力，懷栝羽之恩，思播芳塵，必題貞石，乃請禮部侍郎姚奕為碑紀德。

初，岸本文綱律師高足也，及孝和所重，其道克昌。以江表多行《十誦律》，東南僧堅執罔知《四分》。岸請帝墨勅執行南山律宗。伊宗盛于江淮間者，岸之力也。

唐百濟國金山寺真表傳

釋真表者，百濟人也。家在金山，世為弋獵。表多蹻捷，弓矢最便。當開元中，逐獸之餘，憩于田畝間，折柳條貫蝦蟇成串，置于水中，擬為食調。遂入山網捕。因逐鹿，由山北路歸家，全忘取貫蟇歟。至明年春，獵次，聞蟇鳴。就水，見去載所貫三十許蝦蟇猶活。表于時歎惋，自責曰：「苦哉，何為口腹，令彼經年受苦？」乃絕柳條，徐輕放縱。因發意出家，自思惟曰：「我若堂下辭親，室中割愛，難離慾海，莫揭愚籠。」由是逃入深山，以刀截髮，苦到懺悔，舉身撲地，志求戒法，誓願要期彌勒菩薩授我戒法也。夜倍日功，遶旋叩搕，心心無間，念念翹勤，經于七宵。詰旦，見地藏菩薩手搖金錫為表策發，教發戒緣作受前方便。感斯瑞應，歎喜徧身，勇猛過前。二七日滿，有大鬼現可怖相，而推表墜于巖下，身無所傷。匍匐就登石壇上，加復魔相未休，百端千緒。至第三七日質明，有吉祥鳥鳴曰：「菩薩來也。」乃見白雲若浸粉然，更無高下，山川平滿，成銀色世界，兜率天主逶迤自在，儀衛陸離，圍遶石壇，香風花雨，且非凡世之景物焉。爾時慈氏徐步而行，至于壇所，垂手摩表頂曰：「善哉！大丈夫求戒如是，至于再，至于三，蘇迷盧可手攘而却，爾心終不退。」乃為授法，表身心和悅，猶如三禪意識與樂根相應也。四萬二千福河，常流一切功德，尋發天眼焉。慈氏躬授三法衣、瓦鉢，復賜名曰真表。又於膝下出二物，非牙非玉，乃籤檢之制也，一題曰九者，一題曰八者，各二字，付度表云：「若人求戒，當先悔罪，罪福則持犯性也。」更加一百八籤，籤上署百八煩惱名目，「如求戒人，或九十日，或四十日，或三七日行懺，苦到精進，期滿限終，將九、八二籤參合百八者，佛前望空而擲。其籤墮地，以驗罪滅不滅之相。若百八籤飛逗四畔，唯八、九二籤卓然壇心而立者，即得上上品戒焉。若眾籤雖遠，或一二來觸九、八籤，拈觀是何煩惱名，抑令前人重覆懺悔已，止將重悔煩惱籤和九、八者，擲其煩惱籤，去者名中品戒焉。若眾籤埋覆九、八者，則罪不滅，不得戒也。設加懺悔過九十日，得下品戒焉。」慈氏重告誨云：「八者新熏也，九者本有焉。」囑累已，天仗既迴，山川雲霽。於是持天衣，執天鉢，猶如五夏比丘，徇道下山，草木為其低垂覆路，殊無溪谷高下之別。飛禽鷙獸，馴伏步前。又聞空中唱告村落聚邑，言菩薩出山來，何不迎接？時則人民男女布髮掩泥者，脫衣覆路者，氈罽氍毹承足者，花緺美褥填坑者，表咸曲副人情，一一迪踐。有女子提半端白□覆于途中，表似驚忙之色，迴避別行。女子怪其不平等，表曰：「吾非無慈不均也，適觀□縷間皆是豨子，吾慮傷生，避其誤犯耳。」原其女子，本屠家販買得此布也。自爾常有二虎左右隨行，表語之曰：「吾不入郛郭，汝可導引至可修行處。」則乃緩步而行三十來里，就一山坡，蹲踞于前，時則挂錫樹枝，敷草端坐。四望信士，不勸自來，同造伽藍，號金山寺焉。後人求戒，年年懺罪者絕多，今影堂中道具存焉。

系曰：表公革心變行，一日千里，果得慈氏為授戒法。此五十受中何受邪？通曰：

「近上法見諦自誓也。發天眼通是證初二果也。非諦理現觀而何？專據石壇，與多子塔前自誓同也。」或曰：「所授籤檢以驗罪滅之相，諸聖教無文。莫同諸天傳授，或魔鬼所為，不可為後法乎？」通曰：「若彰善癉惡，利益不殊。彌勒天主是天傳授，非魔必矣。諸聖教中有懺罪求徵祥證其罪滅不滅。然其佛滅度，彌勒降閻浮說瑜伽，豈可不為後世法耶？《十誦律》云：『雖非佛制，諸方為清淨者，不得不行也。』」

唐安州十力寺秀律師傳

釋秀公者，齊安人也。髫年天然有離俗之意焉。既丁荼蓼，便往蜀郡，礼興律師，諷誦經典，易若溫尋。又依之進具，果通達毗尼，乃為興公傳律上足弟子歟？如是四載，入長安，造宣律師門，為依止之客。勤以忘勞，涉十六年，不離函丈。窮幽諸部，陶練數家，將首疏為宗本，然向黃州報所生地。次往安陸，大揚講訓。聲美所聞，諸王牧守攸共遵承正化，緇徒咸摹細行。有貞固律師居于上席；解冠諸生最顯清名；餘皆後殿。其諸成業，不可勝算。春秋七十餘，卒于十力寺本房焉。

唐京師崇聖寺靈嵲傳

釋靈嵲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勤乎切問，靡憚尋師。乾封中，於西明寺躬預南山宣師法席。然其不拘常所，或近文綱，或親大慈，皆求益也。末塗懼失宣意，隨講收采所聞，號之曰記，以解刪補鈔也。若然者推究造義章之始，唯慈與嵲也。又別撰《輕重訣》，故苑陵玄胄親覩其文，故援引之以解量處輕重儀焉。金革之故，其訣湮滅，無復可尋矣。

唐京兆崇福寺滿意傳

釋滿意，不知何許人也。風神峭拔，識量寬和，經論旁通，專於律學。武德末，所遇鄴都法礪律師，作疏解曇無德律，遂往摳衣，明其授受。如是講導三十許年，乃傳付觀音寺大亮律師。亮方授越州曇一。盛化之間，出龍象之資，無過意之門也矣。

唐京兆西明寺崇業傳

釋崇業，不知何許人也。初同弋陽道岸學毗尼于文綱之法集。業之服勤，淬礪罔怠，黌肆之間推居元長。與淄州名恪齊名，挺拔剛毅過之，美聲洋洋達于禁闥。睿宗聖真皇帝操心履道，勅以舊邸造安國寺，有詔業入承明熏修別殿，為帝授菩薩戒，施物優渥，

僉迴捨修菩提寺殿宇，抑由先不畜盈長之故也。開元中微疾，囑弟子曰：「吾化窮數盡，汝曹堅以防川，無令放逸！」語訖，終于所居寺之別院。業即南山之嗣孫矣。

唐越州法華山寺玄儼傳〈(融濟)〉

釋玄儼，俗姓徐氏，晉室南遷，因官諸暨，遂為縣族。年始十二，辭親從師，事富春僧暉。證聖元年，恩制度人，始墮僧數，隸懸溜寺。儼幼而明敏，長則韶令，標格峻整，風儀凜然。迨于弱冠，乃從光州岸師諮受具戒。後乃遊詣上京、探賾律範，遇崇福意律師并融濟律師，皆名匠一方，南山上足，咸能昇堂睹奧，共所印可。由是道尊戒潔，名動京師。安國授記，並充大德。後還江左，偏行《四分》，因著《輔篇記》十卷、《羯磨述章》三篇，至今僧徒遠近傳寫。初，光州岸公嘗因假寐，忽夢神僧謂曰：「玄儼當為法器，云何教以小乘？」後乃命宣《般若》。由是研精覃思，採摭舊學，撰《金剛義疏》七卷，古德所不解，先達所未詳，我則發揮光明，若指諸掌。誓以一生宣講百徧。

越邑精舍，時稱法華，晉沙門曇翼曾結菴山巔，入是法三昧，感徧吉菩薩。徒觀其塔類多寶，湧出以證經；宮如轉輪，飛行而聽法。雙烏所以示兆，今尚翔鳴；六象所以呈奇，時猶隱現。不可得而思議者，蓋斯之謂歟。信如來之福庭，是菩薩之隱岳。儼乃考盤是卜，束鉢深棲，建置戒壇，招集律行。若夫秦衡上士，燕代高僧，數若稻麻，算同竹葦，伏膺請益，躡屩擔簦。宴坐不出，幾三十載。

開元二十四年，帝親注《金剛般若經》，詔頒天下，普令宣講。都督河南元彥沖躬請儼重光聖日，遂闡揚幽贊，允合天心，令盲者見日月之光。聾者聞雷霆之響。儼之演暢，蓋有力焉。夫樂小法者迷自我而為病，通大方者懵開空之法道。若夫會三歸一，觸理冥事，自優波離已下猶或病諸。而儼綱紀小乘，演暢大法，晤佛境之非有，識魔界之為空。故能使涅槃將生死一如，煩惱與菩提齊致，發心而登佛地，非我而誰？白黑歸依，當仁不讓。昔僧護法師常居石城，宴坐青壁，仰其中峯，如有佛像，願造十丈，以圖兜率。良願未諧，護公長逝。梁武皇帝詔僧祐律師馳傳經理，規模刻劃，意匠纔施。俄而山塚崒崩，全身坐現，合高百餘尺。雖金石絲竹，四天之供施常聞；功德莊嚴，十地之琱鐫尚闕。儼乃內傾衣鉢，外率檀那，布以黃金之色，鎔以白銀之相，銅錫鉛鍇，球琳琅玕，七寶由是渾成，八珍於焉具足。雖寶積獻蓋，界現三千；迦葉貢衣，金踰十萬；如須彌之現于大海，若杲日之出于高山，此又儼之功德不可思議者也。故洛州刺史徐嶠、工部尚書徐安貞，咸以宗室設道友之禮；國子司業康希銑、太子賓客賀知章、朝散大夫杭州臨安縣令朱元賁，亦以鄉曲具法朋之契。開元二十六載，恩制度人，採訪使潤州刺史齊澣、越州都督景誠、採訪盧見義、泗州刺史王弼，無不停旗淨境，稟承法訓。齊公乃方舟結乘，奉迎儼於丹陽、餘杭、吳興諸郡，令新度釋子躬授具戒。自廣陵迄于信安，

地方千里。道俗受法者殆出萬人。凡礼《佛名經》一百遍，設無遮大會十筵，而入境住持，舉無與比。夫秉法傳授，從佛口生，有門人法華曇俊、崇默、龍興崇一、開元智符、稱心崇義、香嚴懷節、寶林洪霈覺引灌頂，皆不傾油鉢無漏浮囊。經不云乎？如旃檀林，旃檀圍遶；如師子王，師子圍繞。信儼之威神有在，而法主之功德不刊。將知三界無安，百靈共盡，此生已適於後息，他世應見于前心。以天寶元載歲次壬午，緣化已畢。十一月三日，現疾于繩牀，七日午時，坐終于戒壇院。春秋六十有八，粤其月二十五日，窆于寺南秦山之下。高樹雙塔，光明踰於白雲；列植千松，秀色羅於明月。經始則神邕、崇曉，住持則惟湛、道昭，並躬護聖場，親傳智印。其餘三千門人，五百弟子，承般若之深法，受毗尼之密行，盡號顓門，無待彌勒。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，萬齊融述頌德碑焉。

唐杭州靈智寺德秀傳

釋德秀，俗姓孫氏，富陽人也。少出塵區，早棲梵宇。當圓戒檢正護浮囊，匪定常師，留神律府。講談之外，嘗哀鬼神乏食，恒以深更施其飲食。浙汭之民，傾誠畏服。及終于定山，頗多靈異，則天寶初載也。遷神座入塔時，天降舍利七顆，門人以餅盛之，緘于其塔。或發之，見秀齒上生舍利，紛紛而墜。後人還累甓成浮圖。鄉人云：「恒有白蛇蟠屈守塔，樵牧之童無敢近者。」

唐開業寺愛同傳〈(玄通)〉

釋愛同，俗姓趙氏，本天水人也。代襲冠冕，弱齡挺拔，惠然肯來，為佛家子。具戒後，講彌沙塞律，遠近師稟，若鱗羽宗乎鯤鳳也。昔南宋朝罽賓三藏覺壽譯成此律，因出《羯磨》一卷，時運遷移，其本零落，尋求不獲，學者無依。同遂於《大律》之內，抄出《羯磨》一卷，彼宗學者盛傳流布，被事方全。孝和之世，神龍中盛重翻宣，同與文綱等參預譯場，推為證義。義淨所出之經，同有力焉。著《五分律疏》十卷，復遺囑西明寺玄通律師重施潤色。後安史俶擾，焚燎喪寺，今無類矣。

唐五臺山詮律師傳

釋詮律師者，五臺縣人也。綵服出家，冠年受戒，儀則清雅，眾稟綱繩。習毗尼宗祕菩薩行。詮除訓徒外，守默無撓，遠近有事，靡不豫知，人謂為得他心通也。一食終日，弊衣遮體，不貯顆粒，房無縷綜。其強本節用，造次不可及也。入滅之日，祥雲鬱

密，天樂錚摐，闔寺僧徒皆聞異香馺馥。乃召集寺眾，執手告辭，囑累門人，加趺而滅云。

唐揚州龍興寺法慎傳

釋法慎，姓郭氏，江都人也。孩抱之歲，誓齒空門，親愛所鍾，志不可奪。從瑤臺成律師受具戒。依太原寺東塔，體解律文，絕其所疑，時賢推服。或一言曲分於象表，精理自得於環中，聲振京師，如晞愛日。諸寺眾請綱領，乃默然而東歸。既還揚都俯允郡願，恒誦《金剛般若經》、《如意輪》。般若佛心，我得此心，眾生亦得。如意勝願，我如此願，眾生亦如。謂「天台止觀，包一切經義；東山法門，是一切佛乘。色空兩亡，定慧雙照，不可得而稱也。」慎暑不攝齊，食不求飽，居不易坐。四方捨施，歸於大眾，一身有無，均於最下。朝廷之士銜命往還，路出維揚，終歲百數，不踐門閾，以為大羞。仰承一眄，如洗飢渴。慎與人子言依於孝，與人臣言依於忠，與人上言依於仁，與人下言依於禮。佛教儒行，合而為一。學者流誤，故親校經論。延來者聽受，故大起僧坊。將警群迷，故廣圖菩薩因地，善護諸命，故曲濟眾生壽量。以文字度人，故工於翰墨。以法皆佛法，故兼采儒流。以我慢為防，故自負衣鉢。以規規為任，故綱正緇林。以發揮道宗，故上行恭禮。以感慕遺迹，故不遠他邦。以龍象參議，故再至京國。以軌度端明，故研精《律部》歟！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，罕於推挹，一見于慎，慕味循環，不能離坐。退而歎曰：「宇宙之內，信有高人！」黃門於院中置以經藏，嚴以香燈，天地無疆，像法常在。太子少保陸象先、兵部尚書畢構、少府監陸餘慶、吏部侍郎嚴挺之、河南尹崔希逸、太尉房琯、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、禮部尚書李憕、辭人王昌齡、著作郎綦毋潛，僉所瞻奉，願同灑掃。感動朝宰如此。以天寶七載十月十四日晨興盥漱，就胡牀加趺，心奉西方，既嚥而滅於龍興寺別院，春秋八十三，夏六十二。緇素弟子，北距泗沂，南踰嶺徼，望哭者千族，會葬者萬人。其上首曰會稽曇一、閩僧懷一、南康崇叡、晉陵義宣、錢塘譚山寺惠鸞、洛京法瑜、崇元、鶴林寺法勵、法海、維揚惠凝、明幽、靈祐、靈一等，罔不成樂說辯才入《法華》三昧。眾所知識，物之依怙。天上甘露，正味調柔；人中象王，利根成熟。音樂樹下，長流福慧之泉；雪山峯頂，仰見清涼之月。金剛決定，煩惱無餘。優曇開敷，香潔盈滿。法施之恩，郡居之感。哀奉色身，經始靈塔于蕪城西蜀岡之原。像教也，幽公自幼及衰，恒所親侍，後請吏部員外郎趙郡李華為碑紀述，大曆八年癸丑十二月也。大理司直張從申書，趙郡李陽冰題額。其塔亦幽公經度。建塔之地，廣袤如素，高卑得中。周臨四衢，平視千里。門人環蒔列栢，薦以名香。其塔屬會昌中例，皆毀焉。

唐杭州華嚴寺道光傳

釋道光，姓褚氏，喻齔出家。方冠受具，詣光州和尚學通毗尼。于時夏淺德崇，壇場屬望，蓋天賚真士，為東南義虎，雲雨慈味，笙鏞道聲。光持《法華經》，創塔廟，洎沒身不怠也。上元元年庚子仲秋示疾，終于本寺。春秋七十九，法臘五十八。是日馳陽昧昧，淫雨□□，烈風崇朝，嘉木為折，乃東土福盡之徵也。俄然喜氣五色，亭亭如蓋，移晷不散，偏映精廬，即西方往生之意也。

初光未歿，其月三日質明，支疾凝神，依色身觀，彌陀具相現在其前。滿庭碧花，昔所未覩者。四日昧爽，有異人請光為和尚，遂開目彈指曰：「但發菩提心。」至五日，曼陀羅花自天而雨。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遑，各分法味，流布行化，香火無窮云。

唐揚州大雲寺鑒真傳

釋鑒真，姓淳于氏，廣陵江陽縣人也。總丱俊明，器度宏博，能典謁矣。隨父入大雲寺，見佛像，感動夙心，因白父求出家。父奇其志，許焉。登便就智滿禪師，循其獎訓。屬天后長安元年，詔於天下度僧，乃為息慈配住本寺，後改為龍興。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，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。景龍元年，詣長安。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。雖新發意，有老成風，觀光兩京，名師陶誘。三藏教法，數稔該通，動必研幾，曾無矜伐。言旋淮海，以戒律化誘，欝為一方宗首。冰池印月，適足清明；貌座揚音，良多響答。

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、普照等東來募法，用補缺然。於開元年中，達于揚州，爰來請問，礼真足曰：「我國在海之中，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。雖有法而無傳法人，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，非燭何見乎？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，為海東之導師乎！」真觀其所以，察其翹勤，乃問之曰：「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為國王，興隆佛法，是乎？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，復於衣緣繡偈云：『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，寄諸佛子，共結來緣。』以此思之，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。」默許行焉。所言長屋者，則相國也。真乃慕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，買舟自廣陵賣經律法離岸，乃天寶二載六月也。至越州浦，止署風山。真夜夢甚靈異。纔出洋，遇惡風濤，舟人顧其垂沒，有投棄□香木者。聞空中聲云：「勿投棄。」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，尋時風定。俄漂入蛇海，其蛇長三丈餘，色若錦文。後入魚海，魚長尺餘，飛滿空中。次一洋，純見飛鳥集于舟背，壓之幾沒。洎出鳥海，乏水。俄泊一島，池且泓澄，人飲甘美。相次達于日本，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。初於盧遮那殿前立壇，為國王授菩薩戒。次夫人、王子等，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，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，用白四羯磨法也。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

造寺，號招提，施水田一百頃。自是已來，長敷律藏，受教者多，彼國號大和尚，傳戒律之始祖也。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，無疾辭眾，坐亡。身不傾壞，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。春秋七十七，至今其身不施漆。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。僧思託著《東征傳》祥述焉。

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

釋守直，字堅道，錢塘人也，姓范氏，齊信安太守瑾之八葉。禮既冠眾，君子器之。夙有丘園之期，不顧玄纁之錫。遂詣蘇州支硎寺圓大師所受具足律儀。是夜眼中光現長一丈餘，持久方滅，蓋得戒之驗也。後抵江陵，依真公。三年練行。尋礼天下二百餘郡，聖跡所至，無不至焉。見無畏三藏，為受菩薩戒。聞普寂大師傳《楞伽》心印。講《起信》宗論二十餘徧，《南山律鈔》四十徧，平等一雨，大小雙機在乎圓音，未嘗少異。乃立願誦《華嚴經》，還於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。及覺，惘惘然如珠在握。是歲入五臺山，轉《華嚴經》二百徧，追夙心也。宏覽《大藏經》三過，廣正見也。至開元二十六年，有制舉高行，俗道請正名□大林寺，後移籍天竺住靈隱峯，時大曆二年也。至五年三月，寓于龍興淨土院，謂左右曰：「夫至人乘如而來，乘如而去，示其心然也。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，安可得乎？吾景落桑榆，豈淹久也？」以其年此月二十九日告終，春秋七十一，僧臘四十五。其間臨壇度人多矣，顯名者洞庭辯秀、湖州皎然、惠普、道莊、會稽清江、清源、杭州擇鄰、神偃、常州道進。晝公著塔銘云。

唐洪州大明寺嚴峻傳

釋嚴峻，姓樊氏，濰州人也。父任硤州長史、昭王府司馬。峻性地夷然，學習明利。年及十九，應進士舉。倏罹荼蓼，思報劬勞，投南陽佛寺。後抵荊州玉泉山蘭若，遇真禪師，示其禪觀，入城泊大雲寺。峻秉持戒印，用之不刓，憑附浮囊，渡之攸往。眾請臨壇，復舉律之宗主，僶俛承命。忽逢觀淨禪師，頓明心法。大曆元年，思往清涼山，未達廬陵，見顏魯公，一言相契，膠漆如也。二年春，宜春太守俾僧正馳疏請召。四年春，洪州刺史李華員外延入大明寺住止。三月中，俄命沐浴換衣，舉望空虛，合掌而逝，春秋五十九。遷塔，弟子圓約等於寺前大泉池立碑存焉。

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

釋曇一，姓張氏，蓋韓人也。其先軒轅賦姓，至良佐漢，侯于留。魏晉已還，衣冠

繼代。僧祖恒，隋太常卿，扈蹕揚都，遂家于越。恒生孝廉翼，翼生處士蕆，蕆生一，令聞江南。今四葉矣。一宿植淨因，生知慧性，弱而敏悟，長而聰明。年十五，從李滔先生習《詩》、《禮》，終日不違。十六，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，一聞懸解。法師異之，謂其母孟氏曰：「此佛子也，可令削髮，當與授記。」亮即孝和皇帝菩薩戒師也。一聞而歡喜，有度世之志。景龍中，承恩出家，□在僧錄。年滿受具於丹陽玄昶律師，學通《事鈔》於當陽曇勝律師。既而鑽木見煙，窺牆覩奧。開元五年，西遊長安，依觀音寺大亮律師，傳《毗尼藏》，崇聖寺檀子法師學《唯識》、《俱舍》等論，安國寺印度沙門受菩薩戒。於是蓮花不染之義，甘露甚深之旨，一傳慧炬，了作梵雄。遠近瞻仰，如宗師矣。

然刃有餘地，時兼外學，常問《周易》於左常侍褚無量，論《史記》於國子司業馬貞。遂漁獵百氏，囊括《六籍》，增廣聞見，自是儒家，調御人天，皆因佛事。公卿嚮慕，京師籍甚。時丞相燕國公張說、廣平宋璟、尚書蘇瓌、兗國陸象先、祕書監賀知章、宣州涇縣令萬齊融，皆以同聲並為師友，雖支許之會虛嘉，宗雷之集廬岳，未云多也。

《四分律》者，後秦三藏法師梵僧佛陀耶舍傳誦中華，與羅什法師共為翻譯，今之講授，自此員來。魏法聰律師始為演說，聰授道覆，覆授光。洎隋朝相部勵律師作《疏》十卷，西京崇福寺滿意律師盛傳此《疏》，付授亮律師。其所傳授一，一依勵律師《疏》及唐初終南宣律師《四分律鈔》三卷，詳略同異，自著《發正義記》十卷。明兩宗之踳駮，發五部之鈐鍵。後學開悟，夜行得燭，前疑泮釋。陽和解冰，佛日昭晰而再中，法棟崢嶸以高峙《發正記》中斥破南山持犯中可見也。

二十五年，仗錫東歸。明年詔置開元寺，長史張楚舉為寺主，因而居焉。一聲振京華，道高吳會，布大慈以攝眾，修萬行以表儀。順風問道者轂擊肩摩，函丈請益者波委雲萃。虛受之量，隨而演說，故前後講《四分律》三十五徧，《刪補鈔》二十餘徧焉。江淮釋子受木叉者，非一登壇即不為得法。從持僧律，蓋度人十萬計矣。至德之際，國步多艱，緇徒慢法，罕率經教。國相王公出鎮于越，以一德名素高，請為僧統。一變清淨，大闡熏修，浹旬之間，迴邪入正。善誘潛化，皆此類焉。始者一入關謁明達法師，目之曰：「汝人中師子也。」又遇遵善寺尼慈和，歌曰：「曇一師，解毗尼，大聰明，更無疑。」為達人之所諺多矣。天寶十四載，涮河潮水南激錢塘，大雲伽藍當茲湍□。因請一講律，學徒千人咸發大願。每上，念摩訶般若，乃止濤激，以福伍胥、龍王。用茲莊嚴，祈於衛護。五月晦夜，惚怳之間，見一神人，衣冠甚偉，稽首謝曰：「蒙垂法施，即改波流。」未逾九十日，漲沙五十里，道俗驚歎，得未曾有。

一蔚為法主，大揚教跡，發明前佛之付囑，保證後佛之護念。四句作偈，受持者了於未了；一音演法，諦聽者聞所不聞。非夫天地淳精，江山粹靈，與法作程，間世而生，孰能玄通密證如此其大者乎？寺中洪鐘，一所作也，遠徵鳧氏，近法雷門。生存累年，

匠其規制，歿後三日，成於鎔造，聲應百里，扛乎萬鈞，蒲牢吼而地震，師子吼而山巖警悟聾俗，導引迷方，胡可言也！法謝形離，薪盡火滅，以大曆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遷化於寺之律院，報齡八十，僧臘六十一。即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遷座於秦望山，從先和尚之塋也。

一春秋已高，精爽逾勵，既不衰憊，初無疾苦。忽謂侍者曰：「吾將掃禮墳塔，歸骨於此。」數日之後，奄然而終。江淮之南，河洛之表，衣縗制服，執紼送喪，號哭滿山，幡華蔽野，比夫劇孟之母送車千乘，孔丘之墓栽樹萬株，可同年哉！門人越州妙喜寺常照、建法寺清源、湖州龍興寺神玩、宣州隱靜寺道昂、杭州龍興寺義賓、台州國清寺湛然、蘇州開元寺辯秀、潤州棲霞寺昭亮、常州龍興寺法俊等，早發童蒙，咸承訓誘，三千弟子仰梁木而增悲，八萬門人望栴檀而不及。時會稽徐公浩素敦鄉里之舊，為碑頌德焉。大曆十一年也。

宋高僧傳卷第十四